

作藝術品，是一個平民化的空間，讓人覺得藝術不是高高在上，而是任何人都能去試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不過要做到這點其實很困難，因為就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，都是覺得自己不懂藝術，但你告訴我，怎麼可能不懂？

讀：往往會有一種覺得藝術很離身，與自己生活無關的想像。

M：會覺得藝術就是要到藝術館去觀賞，不然就不是藝術。我不想以嚴肅或通俗等字眼，而是用「生活」，你會否將藝術視為生活的一部分？如果有，一切都不會覺得很誇張，也不需要甚麼存在一套流程的想像。但這點不容易的，因為香港是一個消費型的社會，想要讓人慢下來，有閒暇也不是易事。

讀：但偏偏艺鶴下面就是一條繁忙的馬路。

M：盡力為之吧！這裏是一個開放的空間，容許暴力以外的任何事發生，而我之所以要開放這裏，讓所有人都能來到，是因為這空間其實不是屬於我的，而是大業主的，所以我也有一份使命，要善用這裏有的資源，希望令藝術能再下放一點，也讓人知道自己有文化權。

### 當一個中間點

讀：按你剛才的說法，藝鶴的營運成本算是得以解決，但經營一家書店或藝文空間除了經濟因素外，你覺得還有甚麼其他的難處？又會怎樣克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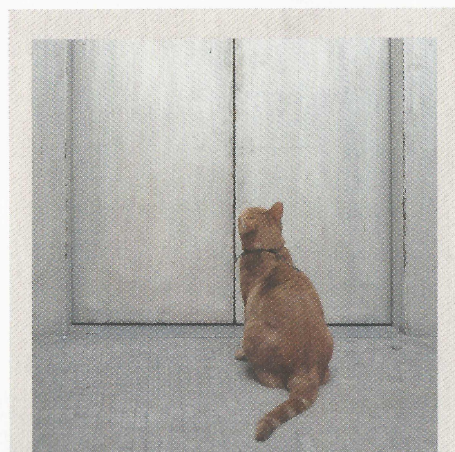
M：我覺得我們是幸運的，因為大業主除了在租金方面提供優惠外，也有一些其他資源，所以暫時金錢也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，反而是如何能夠盡用這些資源，令到這邊能變得流行，才是我的難題。

讀：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，講的是宣傳。

M：是的，我覺得這是小機構普遍面臨的問題，會為着如何能吸引人流而困擾，所以我們會辦放映會、開放這裏的空間讓學生到來溫習、讓人來這邊看書；金錢不是我們的壓力，我們不需要賺錢，但要善用資源，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能接觸大眾。其實香港人不是全然的拒絕藝術，很多中產父母也願意花錢讓自己的孩子去學彈琴、畫畫。

讀：不過那可能只是多學一種技能傍身的心態，是 skill。

M：對，是 skill 而不是藝術，但如果要把藝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，就一定



### 鎮店之貓

到過艺鶴的人，必然會對這隻可愛的貓咪 Bubu 留下印象。

Bubu 本是經理 Kobe 的愛貓，但在艺鶴這邊待久了，就成了「鎮店之寶」，除了會在你看書時逗人玩外，更喜歡「等粒」。下次有機會前來，不妨跟 Bubu 打聲招呼。

要想辦法，這甚至不只是年齡層的問題，而是如何觸及社會不同階層。縱使香港推行藝術教育多年，也不去評論它是否成功，但現時的情況就是，藝術與生活依然很割裂，所以現在這情況不單是對我的挑戰，而是對全香港從事藝術的人的挑戰，要思考如何令藝術與生活掛鈎，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，你看巴黎、日本、韓國等都已經做到，當然這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，所以要靠大家繼續努力。

我今年六十二歲，從事藝術創作已經四十多年，與當年相比，今日香港的藝術發展無疑是進步了，但步伐很慢，所以問題還是回到了怎樣推廣，然後讓更多人接觸到藝術，令他們真正成為觀賞藝術的觀眾，而不是停留在很多人排隊看畢加索展覽，但只是為了「畢加索」這名號的狀態。

讀：所以「回到生活」可能就是艺鶴的出路。

M：我也希望可以做到這樣，所以我在



思考如何能幫助一些小朋友，令藝術在他們生活中能由「無」變成「有」呢？但我不是要施捨，而是要將資源分配到他們，本來已經有的人就會有，你再給也只是錦上添花，但要怎樣做到雪中送炭呢？都是我不斷思考我和這空間能做的事。

讀：例如你們會舉辦不同的展覽，也是善用你有的場地資源。

M：對！藝術家能隨時到來，就是付不起場租也不要緊，而且我們不會有很高要求，規定作品一定要很好才能在這裏展出，因為這個空間就是讓你去嘗試，你總不能一來就去大型藝術館嘗試，而是要在小畫廊試了好幾次才能慢慢步向大藝術館，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也會盡量協助一些年輕的藝術家，甚或其他不同的人。我們想做的是 make things happen，讓不同人都能行前一步，可能只是一小步，但如果有一個空間能這樣做，十小步再加十小步，那已經很不錯了。

當然，在書方面我們也有自己的使

命，就是推廣一些另類、冷門、不為人知的當代書籍作品，之後也會嘗試出版一些這方面的書。因為我覺得看書不一定要看主流的經驗，而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，就如外國在主流、邊緣以外還有其他的更多，但我們這城市的空間太小了，所以需要慢慢來。

讀：所以到最後，艺鶴這空間可能是一個中間的連接，不論是另類書與讀者中間、普通人與藝術、獨立創作中間，以及藝術家在起步與踏上更大舞台的一個接合點。

M：是，就是這樣！還有食物和綠色生活，我們希望身體力行去做，縱使前路漫漫，但始終是比從前好，起碼我這邊的人手多了，搬上十四樓後也多了不少新嘗試；重要的是不能貪心，多做多想辦法，讓人知道這裏，喜歡這裏。■



### 將城市種植進行到底

艺鶴本來位於富德樓一樓，2014年8月才搬到十四樓的單位，自此開始提供食物，而店內的香草茶、食物中所用到的羅勒，都是在天台的種植場所出產。

但這種植場的理念卻絕不是單純在天台鋪上泥土、播種，然後等待收成，負責打理農作物的店員更希望由最底層的泥土出發，思考優質泥土在香港的匱乏與城市耕種可行性之間的關係，所以店員特意從地盤找來泥土，再以廚餘肥料施肥，甚至連種植用的木盆也是用卡板製作，真正是由最底層出發，將城市種植進行到極點。



# 不是書店

ACO 艺鵠

讀：《讀書好》

M：May Fung (ACO 艺鵠 負責人)

讀：「讀書自由行」這欄目是想向讀者介紹一些香港的特色書店，這次到訪艺鵠，是覺得這裏是個很獨特的空間，亦跟香港樓上書店有一段淵源。作為負責人，可以請你介紹一下艺鵠的故事嗎？

M：其實這書店的出現真是一個偶然，我是這書店的負責人，算是一手創辦，但其實在我的生命裏，從來沒有想過要辦一家書店。

我是一個搞藝術的人，但很喜歡看書，能賺錢的時候幾乎都會到書店買書。那時候，灣仔有一家青文書屋，主要售中文書的；同時有另一家「搭單」的，就是馬國明的曙光書店，我很喜歡那裏，總會先到青文看中文書後就會轉到曙光看英文書，每次都待上半年，亦因為我本身喜歡看英文書，所以幾乎次次都有收穫。

但不幸的是，九十年代末，馬國明的曙光書店要停止經營，我到書店

探望他時，問了一下店內的書將會如何處理，他說沒有人接收，我一聽，就「膽粗粗」的說要全部買下。記得那時我向他問價，他着我給他二萬五即可，我心想，店內的書這麼多，文化研究、哲學、心理、當代思潮的、翻譯書等類型的英文書都有，怎麼可能這樣便宜？於是就在他開的價位上再額外加了一些，當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買下這些書後可以怎樣做，純粹不想這些書被浪費，但又不能把書都帶回家，因為根本沒有空間放置。

## 愛書 僅此而已

讀：就純粹是因為愛書。

M：對！不想浪費。那批書大約有二千本，一時也找不到空間存放。

與此同時，我那時正在牛棚工作，有份參與創意書院的籌辦，亦在油街藝術空間搬到牛棚時負責過一些中間的協調工作，這些工作對我都有很大啟發，令我會從牛棚出發，思考藝術村的特色何在。記得有一次，藝術中心在牛棚舉辦了一場以

「藝術空間」為題的論壇，我在當中談起了牛棚給我的藝術經驗，其後有人主動接觸我，那人就是富德樓的大業主。

讀：是想找你合作？

M：他說想找我幫忙，但因為我另有工作，怕分身不了所以只答應能提供意見。他就跟我說了他的想法，說不想再將富德樓的單位用作商業或住宅用途，而是轉成像牛棚一樣的地方。我跟他說，藝術家只面對兩個問題：一是沒有錢，二是沒有地方，只要你肯以低價租地方給他們已經很好，之後我就向他提議了二千元這個價錢。結果，一直到了十多年後的今天，也維持在這水平，他更着人執拾一下這裏的單位才交給我。於是，我再主動找來一群有需要的藝術家，不消一會就已經填滿了。

讀：是在 2003 年的事？

M：對！沙士左右的時候。一直到了 2008 年時，其中一個單位有空缺，我再去找大業主，請他把這個空出來的單位租給我，碰巧我能找到人

手，所以想租下一個單位來辦書店，結果他一口答應，更象徵式的只收一元租金，於是我把在曙光書店買下，寄放在牛棚的書統統搬過來，就是這樣，正式有了這家艺鵠書店。

讀：所以，是由 2003 年開始，富德樓就成了一條「垂直藝術村」，但艺鵠書店的誕生則是 2008 年的事。

M：是的，真的是適逢期會，有單位空缺、我手上的書、我找到現在的經理 Kobe，加上大業主願意提供這單位。而且那單位位於一樓，位置上很好，方便讀者買書。

讀：那時買的書都是以英文書為主嗎？

M：都想秉承馬國明的風格，故書店內的書都以英文書為主，同時亦請來了一些人當顧問，在我們購入新書時給意見，雖然數量不多，但我們會定期加入新書。直至去年，這邊有另一位單位空缺，加上學校建好，我的責任已完，能多放時間在書店這邊，所以想擴充業務，於是，我們開始添購不同的中文書，就如早陣子，我才剛到台灣那邊去選購一些獨立出版社出版、香港較難買到的書。

讀：選書時會有甚麼準則？

M：這邊的中、英文書都有一個特色，就是你不曾在香港的主流大書店找得到。這些書都是另類，但文字是有質素的。

讀：但可能要保持這條另類的路線，才能在香港站穩。

M：我們也希望如此，因為就算是主流的嚴肅讀物都已經很易找到，再者，誠品的到來、其他大型書店等，根本不可能硬拼；既然這樣，我們這類小書店若能負擔的話，何不走一條另類的路呢？

## 不是書店 是藝文空間

讀：你剛剛提到自己是搞藝術而不是辦書店的，那麼你在經營這家書店時，有否在當中投放一些藝術創作的元素呢？

M：例如佈局方面，我們希望做到有一種藝術的氛圍，而且艺鵠裏一定會有藝術的書，這是必然的。但藝術是多元的，也包含文化，所以我們的店名是 Art and Culture Outreach，書種方面也會有一些當代思潮、當代文化論述等與藝術配合的類型。

同時，我們也有賣食物的，因為我們把食物也視作藝術。我們不希望客人到來只是將食物視作一種消費，而是欣賞這些由綠色概念變成餐桌上的食物的創作，如果可以做到的話，我們的生活是否可以變得更好呢？因為無論藝術文化和食物的存在，都是希望人能有更好的狀態，前者是針對腦而後者則是針對身體，但更多的時候，這兩者是互

補的，腦內的養分和健康的身體得同時兼顧。這裏也會舉行不同的展覽，但都不會是躁鬱的，因為生活就是這樣，靜靜的、自然的，我希望我們的風格也是這樣，自然、平靜，不會令人感覺這邊有甚麼特別，而是跟自己在家一樣，從而令藝術與生活能更好的融合。

讀：但「不讓人感覺特別」這點正好就是艺鵠的特別之處。

M：對，我們也有在天台種植，希望做到 from farm to table，雖然現階段只能種出香草，但我們希望做到綠色生活，令人在食物、生活態度方面都是綠色的。

讀：是否可以這樣說，艺鵠這裏有書，但其實你終極的目標不是經營一家書店，而是構建一個推廣綠色生活風格的藝文空間。

M：正是！是一個藝文空間，所以我們的書一定不及其他書店多，但我們真正想成為一個生活空間，人們可以來這邊作電影放映、開班教人製

